

# 步天图



曹利军 著

作家出版社

# 步天图

曹利军 著

作家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步天图/曹利军著.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4. 1

ISBN 7-5063-2870-4

I. 步… II. 曹…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00158 号

## 步 天 图

---

作者: 曹利军

责任编辑: 张玉太

装帧设计: 一行工作室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389299 (邮购部)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hubanshe.com

印刷: 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开本: 880×1230 1/32

字数: 430 千

印张: 15.5

插页: 3

印数: 001—8000

版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2870-4

定价: 25.00 元

---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 目 录

|                            |       |
|----------------------------|-------|
| B1: 一个足以牵紧阅读神经的开头 .....    | (16)  |
| B2: 我们有自己的意束通道 .....       | (38)  |
| B3: 做一只思想大树下的小兽 .....      | (69)  |
| B4: 相似的陷阱 .....            | (91)  |
| B5: 引诱女子犯不贞之罪及其他 .....     | (115) |
| B6: 一个人名字的由来 .....         | (134) |
| B7: 市长的思路 .....            | (157) |
| B8: 道德的两极 .....            | (179) |
| B9: 踢市长屁股的警察 .....         | (201) |
| B10: 造就英雄的时间 .....         | (217) |
| B11: 观念这种东西十分厉害 .....      | (242) |
| B12: 中国未加入国际爱盟始末 .....     | (276) |
| B13: 有一种人可以是 A、B 和 C ..... | (307) |
| B14: 被丈量的小说人物 .....        | (330) |
| B15: 经验是一具僵尸 .....         | (377) |
| B16: 攻敌之利器 .....           | (407) |
| B17: 诚信的先驱 .....           | (422) |
| B18: 替代人血馒头的良方 .....       | (444) |
| B19: 乐百氏与太阳神 .....         | (467) |
| B20: 一个依照惯例编织的结尾 .....     | (478) |

天运消长，寒暑更迭。一场绵绵无声的细雨过后，不经意间，盈水河两岸广袤丰腴的田野泛出了茸茸新绿。春天就这么来了，轻吹着还不十分温暖的气息，染绿了田野和冬眠的河塘。平静的盈水河逶迤在金色的阳光下，没有欢歌也没有积怨，终日不绝地流淌着。

在河曲人的眼中，那河对岸蓝天丽日映衬下的玉泉市似乎又壮大了许多，伟岸了许多。把古老的河曲镇与新兴的玉泉市相连接的，是一座长弓般横跨盈水河的米字型钢架桥——飞虹桥。

飞虹桥是玉泉市改革开放与经济腾飞的象征，飞虹桥下的盈水河从玉泉市和北面的河曲镇中间穿过，古老的河道无声地划出了这里千百年的城乡差异。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玉泉市的经济步伐终于跨过了亘古不变的河流，北岸大片的田野成了新经济开发区。神气十足的高楼大厦与吐纳不凡的烟囱一天天逼近了河曲人的视野。

河曲镇的北面，隔了几条粗粗细细的河汉，有一个不大不小的村子——老牛湾。

老牛湾以方何两姓为主，据说早在明末清初，有方、何两位异姓兄弟结伴来到老牛湾，结庐垦荒，相娶互嫁，在这里生根繁衍，祖祖辈辈延续至今。也许是由于历史渊源，也许是由于地理封闭，老牛湾的小伙子大致不外娶，老牛湾的大姑娘也基本不远嫁，以至后来全村人多多少少都免不了血缘上的连带关系。用作家何欢的话说，是改革开放打开了老牛湾封闭的地理环境和思想观念，从遗传学的角度挽救了老牛湾，要不然如今满村都是近亲繁殖的痴呆儿。

然而，令人困惑不解的是，老牛湾历来是英才辈出的地方。时至今日，依然有不少老牛湾人把持着东江省的诸多要害部门。故有“玉泉不如河曲，河曲难敌老牛”之说。

若干年后，所有的人都不敢小觑老牛湾这个地方。因为抛开政军两界的人物不说，单单在经济领域，将会有方世勋、何一明、方立伟等人在东江乃至全国经济的大格局中出演一幕历史大剧，他们一举手一投足哪怕一声咳嗽都会引起强烈地震。

当一九九二年的最后一场大雪冰封了这个小镇的时候，上述几位都在热切期盼着新春的到来。因为他们心中孕育着太大的希冀，就要在这个季节里展开了。他们之中谁都没有想到，这个春天带给他们的，却是一连串厄运的开始……

## A2

天黑以后，电厂厂长何一明又一次接到了河曲镇镇长隋长庆打来的电话，催他马上到家里去一趟。他嘴上连连答应，但放下电话后却翘起二郎腿，从容不迫地点了一支红塔山。老婆栗梅芳坐在另一边的单人沙发上，两眼盯着电视屏幕。电视里播放着一部港台的肥皂剧，演的什么何一明不清楚，演了几集何一明更不清楚。他微仰着头，看着嘴里喷出的烟雾袅袅地升腾，心里有说不出的惬意。

想当初何一明刚刚结婚的时候，压根就没有屋里抽烟的权利。因为栗梅芳最反感抽烟（其实凡是何一明想做的事包括何一明本人她都反感）。他也可以在屋里抽烟，但只能把腿和屁股留在家里，头和上半身从窗户探出去，虽然那不过是刷了一层白粉的旧屋。现在，这间客厅装潢得高雅华贵，凸显出十分开阔的立面空间，枫木饰面的亚光漆家具，浅米色亚光地砖，内墙乳胶漆则是浅蓝色的，造型奇特的投射灯将柔和的光线洒在厅角的一个雄鹰展翅的巨型木雕上。在这样的环境里何一明照样随心所欲地喷云吐雾，因为这套两百多平米的房子是他买的，这些内装饰和家具也是他花的钱，也就是说，他现在有了这个权利。栗梅芳只能闭着嘴巴看电视。

自从儿子上了大学以后，何一明和老婆栗梅芳之间的话愈发少了。

哪怕他一个月不回来，坐在家里也是现在这个样子，连坐的位置都相隔最远的距离。本来他呆在家里很无聊，但他宁肯坐在沙发上看吐出的烟圈，也不想马上到隋长庆家去。他要好好吊一吊他的这位上司，再者也得避人耳目。

何一明很清楚，早在年前，河曲镇镇长隋长庆就为自己的晋升做好了打算，腊月根儿上还悄悄对一些比较熟识的领导进行了礼节性的探访。也许他预感到自己坐上河曲镇的第一把交椅已成定局，很是得意了一阵子。谁料想昨天下午从市里传出一个大“噩耗”：镇党委书记丰正国将调整到市里，要么当民政局长，要么当粮食局长，看样子已是铁板钉钉。而隋长庆继任党委书记一职却悬而又悬，据说接替老丰职务的是北边渡口镇的镇长杨光。

何一明知道隋长庆现在一定成了热锅上的蚂蚁。因为他在镇长这个职位上已经呆足整整五个年头了，如果不尽快占住乡镇一级最有利的位置，很有可能会在仕途中被淘汰出局。而那个杨光却是个三十刚出头的年轻人，假如他要来河曲镇，那隋长庆的政治生命就只有静等着被判死刑了。

在河曲镇，党委书记丰正国与镇长隋长庆暗中较劲已经很久了。应该说，丰正国在河曲镇算是个一手遮天的铁腕人物，隋长庆根本没有能力与其正面相抗，但何一明却不得不紧紧拉着隋长庆。因为他和丰正国这个人天生不大投缘，而且丰正国对他越来越不感兴趣，说不定哪天就会把他撸了。他从镇企管办主任当上电厂厂长也不是件容易事，况且眼下电厂盈利颇丰，早涝保收，是人人都急红眼的肥缺。因此这半年多来他可以说是心惊肉跳，如履薄冰，早就盼着丰正国能早些开路。当这一切已成定局的时候，没想到又冒出一个杨光来，谁知道这个叫杨光的人究竟是哪棵树上的鸟？他自然要把宝押在隋长庆身上。只不过他不能太大意，万一那个杨光到了河曲并把他看成隋长庆的人就麻烦了。

这时电话铃又响了，何一明看看表，时钟已经指向了十点。

何一明进门后发现平日里神采飞扬的隋镇长面如死灰，一副奄奄一息的样子，倒像是一只热锅上的死蚂蚁，心想官场上的人也活得不易，一个坏消息就足以置人于死地。但他脸上不敢流露出太多的同情，他默



默地坐在隋镇长对面的沙发上，将手里一个旧军用挎包放在身旁：“实在对不起，我来晚了。”

隋长庆朝那只旧挎包瞄了一眼，又看看何一明，不无讽刺地说：“怎么？是不是怕有人撞上，反馈到丰书记那里去？”

何一明干笑了两声，压低了声音：“哪能呢。我带着东西，别人看见不大好。”

隋长庆点了一支烟，慢悠悠地吸了两口，平静地问：“听到这个消息你有什么想法？”

“我的感觉也不一定对。”何一明谦虚地说。

“无所谓，说来听听。”隋镇长以居高临下的口吻说。

隋长庆在河曲镇属于孤掌难鸣的角色，仕途上诸多不得意又不能对人诉说，逢了六神无主的时候也无人可以讨教。而何一明的社会阅历和交际面都还可以，因此有了疑难都是请他出谋划策。但隋镇长在他面前从来不说讨教，而是摆出一副洞若观火的样子，俨然一个高高在上的主考官。

何一明拿起茶几上的烟点了一支，这才说：“要是依我看，消息归消息，事实归事实，这些年咱们玉泉有过多少传闻，又有多少作得数了？消息往往是一些核心边缘上转悠的人似是而非的猜测，啥时候常委会上一锤定音，那才是真的。”

“嗯……”隋镇长沉吟了一下，接着问，“要是换上你，该怎么做？”

“活动。赶紧活动，事不宜迟。”

隋长庆眉头微锁，没吭气。“活动”这个词在中国的官场上内涵太丰富了，因时、因地、因人、因物，不是一下子理得清的。

“市里该跑的我也都跑了……”

“那些面子上的事不管用。市委分管组织的林水潮副书记不是咱镇上小阿斗的二叔么？这可是个能说上话的人物。”

“小阿斗的二叔打小就送了人，压根没在河曲呆过，这个面可是不大好见。”隋长庆不无忧虑地说。事到如今，他也顾不得摆谱了。

何一明知道这个见面是什么意思。改革开放初期，人们为了照这个“面儿”，大都是提些名烟名酒，但后来这些“招儿”都不灵了。想当初何一明为了当上镇里的企管办主任，送了隋镇长一条“烟”。那是他用



了一个晚上，将那条烟逐盒拆开，倒出烟卷儿，往里面塞了人民币。过两年这种方法也用滥了，于是玉泉的市委大院里便有了许多传闻，说某领导中秋节的月饼吃不完，变质后扔到了垃圾堆，捡垃圾的老头儿打开月饼盒，发现里面全是钱；又说某领导家过年时的鱼吃不完，变质后扔到了垃圾堆，捡垃圾的老头儿提起鱼，发现鱼肚子里也是钱。等等等等。现在这些做法都变成初级阶段了。那“高级阶段”又是什么呢？至少对于眼下的隋镇长来说是件吃不准的事。他毕竟还是个小小镇长，这方面还“嫩”了点，在他的意念中，领导太“肥”了，他没有的领导有了，他有的领导早就有了，他能想象到的领导也都有了。

“这个我替你考虑到了。”何一明说着，将那只旧挎包放在膝头上，掏出一个报纸包着的物件来。他打开一张报纸，里面是一面铜镜，又打开另一张报纸，里面还是一面铜镜。

铜镜在光洁的茶几上显得十分污浊，背面的纹络里还残留着一些绿色的铜锈，隋长庆的脸上流露出老大的失望，淡淡地说：“我还以为什么好东西，不就是两面铜镜吗？许二胖子就好鼓捣这玩艺儿，家里起码有好几十面，你听说哪个领导稀罕他那些破玩艺儿了？”

何一明轻咳一声，在沙发上挪挪身子，摆开一副长谈的架式：“镇长你说对了。玉泉集贸市场的东南角每逢星期天都有做古董生意的，摊子上就数这东西最多。因为青铜做的那些煮饭的盛饭的盛水的盛酒的家伙，到了汉代就被铁器和瓷器取代了，惟独这铜镜，一直用到近代的玻璃镜出现以后。你说古往今来谁家没两个大姑娘小媳妇的，能离开这玩艺儿？它要不多才见鬼呢！”

何一明有意卖了个关子。他瞟了隋镇长一眼，又接着说：“不过，这铜镜就和人一样，有的人贵为天子，有的人贱命一条。像许二胖子家那堆破镜子，几十块钱一只，你就是用卡车装都拉不完。”

“这么说，这镜子有讲究？”隋长庆兴趣十足地问。

何一明又往前凑了凑，抚摸着铜镜的背面说：“看一面镜子值不值钱，关键是要看它背面的花纹。你瞧这是啥？这叫许由巢父镜，了不得！”

“许啥镜？”隋长庆不明白他的意思。

何一明料定他也不懂，指点着镜背面的图案道：“这是一个典故。

古时候有个叫许由的人，就像陶渊明一样，生性清高，不屑为官，躲在一座山下长年隐居。有一次，尧帝派人来请他出去做官，许由就跑到河边洗耳朵。这时候，一个名叫巢父的人牵着一头牛过来了，他正要饮牛，顺便问许由为啥要洗耳朵。许由说，尧帝派人来请我出去做官，我这听林泉之声的耳朵被这俗音给污了，所以非洗干净不可。你猜巢父怎么说？”

“你说。”

“巢父说，你要是住到深山密林连鸟都飞不到的地方，尧帝的人能找见你？我看你八成是故意在山前晃悠，想沽名钓誉。你那洗耳朵的水不脏了我的牛嘴才怪呢。巢父就牵着牛到上游去饮……你看，这个坐着的是许由，这个牵牲口的肯定是巢父了。”

“嗯。倒是有点意思。”隋长庆的脸由此变得舒展起来。

何一明更加得意地说道：“要说这铜镜的价值，当然是素面的最差，花纹图案越复杂的越值钱。一般人看来，宋金时期的铜镜远不及汉唐的好，主要原因就是宋人造镜子只注重实用，一般都是些素面镜，少数有图案的也不过是些缠枝花或者凤鸟之类的东西，这种人物故事的可以说可遇而不可求。不信咱们抽个礼拜天去许二胖子家看看，要是有一面这种镜子，我把何字抠了，跟着他姓许。”

隋长庆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看来这里面的学问还挺大。”

“还有呢！这铜镜值不值钱，只有行家才能看进去。同一时代的东西，越精美越贵；同一时代同样精美的东西，器体越完好纹络越清晰的越贵；同一时代同样精美而且同样完好的东西，那就是物以稀为贵。而且这对镜子还有更有意义的地方，这面山中有茅屋的，是金代的；这面中间有大树的，是宋代的。难得的绝配，要是逢了正主，三五十万都不在话下。说它价值连城一点都不过分。”

隋长庆被何一明一番渲染鼓动得脸上放出光来，刚才的晦气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看来你还真动了一番脑筋。”

“那是。自从接了你的电话，我一分钟都没轻松过，就顾琢磨这事儿了。”

隋长庆缓缓地点了点头，问道：“你说实话，这对儿镜子究竟值多少？”

“平心而论，三万块是绝对下不来！”何一明斩钉截铁地说。

“那你写写刚才那个典故的出处，再把这个故事详细写下来。我估计领导也是些棒槌，只有把你说的这一套打印成一份材料，和镜子一起送上去，才能体现出它的价值。”

这下可把何一明难住了。他们这代人，进学校没两天就赶上文化大革命，除了贴大字报和批斗校长之外，就是拾粪割草勤工俭学，除了孔老二和儒家法家，对古文化一无所知。他自知这一把“蒙”不过去，就嘿嘿一笑，老老实实地说：“不满你说，我对考古这行一窍不通。这都是那个何欢给我讲的。”

“那你尽快把这个给我落实了。”隋长庆说，脸上又恢复了以往的果断和自信。

数日后，隋长庆找了一辆外单位的车，带了小阿斗和何一明的两面古镜，急急奔市里去了……

### A3

正月十五这天像往年一样，刚刚入夜，银盘似的月亮便悬在天上。佳节的第二个高峰期又来了！河曲镇的几条街道上挂满了各种造型的花灯，千姿百态，争奇斗艳。街边的树冠上点缀着五色斑斓的灯珠儿，犹如结满了晶莹剔透的果实。两边的建筑物上更是霓虹闪烁，锦带飘飞。所有的人都穿着过大年的新装，在长街之上川流不息地涌动。街边小贩熟练地演示着摊上的袖珍灯笼和各种杂耍，吸引着在大人拉扯下蹦蹦跳跳的孩子。更多的人朝飞虹桥的方向涌去，注视着玉泉市方面的上空。没多久，湛蓝的夜空中炸开了朵朵玉树银花。夜空中顿时花团锦簇，落英缤纷，分外绚丽。每有一声轰然炮响，都会引来观望者一惊一乍的唏嘘声……

日月轮回，年复一年，人们传统的元宵佳节就是这么过的。但对于方世勋来说，最令人憎恨的莫过于这种喧闹的节日了。“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而威尔电子仪器厂却旧辞不去，新迎不来，像一架进入沼泽的牛车，越陷越深。

去年年初，方立伟和方世勋分别辞去了河曲药厂和河曲电厂副厂长的职务，合伙斥资二百二十万元，以六十万买下了东江科技成果拍卖会上的“舞台灯光控制仪”和“汽车电子追踪器”两项技术专利，在开发区建厂投产。转眼间一年过去，威尔厂已经被三角债拖得灯尽油枯，再也缓不过气来了。

这天晚上，方世勋和方立伟坐在离威尔厂不远的一家小酒馆里一杯接一杯地喝闷酒，似乎是在逃避这个建立在他们痛苦之上的节日。没想到酒这东西一向扶胜不扶败。方世勋往自家走的时候，已经是醉眼朦胧步履踉跄了。

客厅的灯亮着，东面卧室的灯也亮着。卧室的门大敞着，女儿小姬已经睡了，妻子田霞坐在床边上，两手撑着膝盖，呆呆地望着屋里某个地方。地上放着一个小柜的抽屉，一些纸张票据散乱地扔在周围。

“小姬睡了？没领孩子出去看看红火？”

方世勋问的两句全是废话。他不过是想说，今天是元宵节，她本该领着小姬出去赏灯才对，对于孩子来说，一年毕竟只有这么一回。可他清楚自己没有权力要求田霞做什么或怎么做。在这样一个夜晚，他本该和田霞一道，分别牵着小姬的手，在张灯结彩的长街上漫步。但他实实在在在没心情，况且即便有这个愿望，这种其乐融融的情景也绝对不会再现了。

“小姬没吵着要上街看看？”方世勋见田霞不接言，又问了一句。其实他的话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只是向老婆做出一种亲和表示。他害怕吵架，他已经没有一点精力再跟田霞吵架了。

“别来这套虚的了，好像你多关心孩子似的。我今天什么都没干，专门在等你。”田霞冷冷地说。

“等我？有事吗？”

“还能有啥事。还是那件事呗。”

离婚。又是离婚。他对田霞已经有了一种咬牙切齿的憎恨，这阵子田霞总是向他步步进逼，穷追猛打，甚至不给他一点点喘息的机会。方世勋颓然跌坐在沙发里，拿起了电视遥控器。

田霞端着一个小小的彩漆木盒走出卧室，来到客厅时顺手关掉电视机开关，然后坐在方世勋侧面的沙发上。

方世勋沮丧地将遥控器扔在沙发上。

“你也用不着恼火，用不了多长时间。”田霞说着，将手里的漆盒放在方世勋面前的茶几上，从里面拿出几件首饰和两张存款单。

“这是咱们结婚以后你给我买的東西，项链、耳环、戒指一样不少；这张五万元存单是死期的，这张一万多元的是活期的。全给你。你满意了吧？你说咱们究竟啥时候办离婚手续？”

“你这是啥意思？”方世勋指指茶几上东西。

“你推推靠靠不想离婚，不就是惦记家里这些财产么？房产证都拿走了，你还客气什么？”

方世勋语塞了。当初他筹资一百万与方立伟创办威尔电器厂的时候，实在凑不足资金，就偷偷从家里拿走房产证做了贷款抵押，本想等厂里的资金回笼后再悄悄把房产证拿回来。没想到企业越陷越深，别说房产证了，眼下的一屁股债都无从着落。他刚进屋时看到卧室一片狼籍，就预感到这件事暴露了。

过了很久，方世勋才说：“你误会了。这栋房子算你的，我根本没那意思。”

“没那意思？你拿走房产证还不是给自己留一手？不过我无所谓，既然我们已经过不到一起，就各走各的。我跟你提出离婚原没打过财产的主意。我倒愿意好人做到底，干脆把所有值钱的东西都给你，只要你同意离婚就成。”

方世勋打量了一眼田霞，发现她的耳垂、胸口和手上都光秃秃的。她把所有金银首饰都摘下来放到他面前了。田霞是个有血性和刚骨的女子，当初他之所以喜欢她，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这一点。可现在，他倒更希望田霞软弱一点，贪婪一点，这样他心里也就会好受一些。

方世勋和田霞是经人介绍认识的。老实说，当初这位河曲中学的化学老师并没给他留下多么深刻的印象，田霞对他也没显出多大的热情。但媒人征求意见时谁也没说不同意，都说处处再说吧。田霞在学校担任班主任，平时总是很忙，只有星期天偶尔有点空。方世勋每隔一个星期约田霞一次，并不是心里十分想，只是觉得应该去做。后来方世勋才知道田霞的父亲是当时的玉泉市教育局长。尽管田霞一再请求，但一向正直无私为官清廉的父亲却不肯把她调回玉泉。田霞虽说是干部子女，但

身上却没有一点高贵门第的骄娇之气，平凡得就像一缕清晨的空气，这也许是方世勋喜欢她的一个原因。而田霞之所以非方世勋不嫁，除了觉得这小子有头脑有上进心之外，某种程度上也是出于对父亲的一种报复。在潜意识中，她把一辈子留在一个乡下中学作为对父亲的情感惩罚。

日复一日，他们就在平凡的相处中不知不觉产生了爱慕之情。然而，一个出身于玉泉市的干部家庭，一个却是老牛湾地地道道农民的儿子，巨大的城乡差异给他们带来难以跨越的鸿沟。到后来，方世勋已经决意放弃了，没想到田霞却以从此不回玉泉为代价，背负着“城里人”的歧视嫁给了方世勋。

“你要跟了那个农村的小子，就永远不要进这个家门。”那是田霞父亲火爆的声音。

“你们也知道我需要有家，你们多会儿真正考虑过让我回家。”那是田霞的声音。

当时，方世勋就在田霞家的门口站着。他看到田霞提着一个大提包从屋里出来，眼里噙满泪水。那时，田霞的母亲将门拉开一条缝，看了女儿一眼。如果把田霞手中的那个大提包算作嫁妆的话，那么母亲隔着门缝的匆匆一瞥，就算真正送女儿出嫁了。

从那时起，方世勋就抱定了一个决心，一定好好努力，干出一番大事业来，让田霞“衣锦还乡”，让她一意孤行的情感抉择在当初那些歧视她的“城里人”心目中大放异彩。

于是，方世勋卖掉了村里的养殖场，在镇里办起了木器加工厂，生意越做越红火。摩托车开上了，小洋楼盖起来了，而田霞也得到了极大的心理满足。小姬出生以后，田霞的心态渐渐发生了变化，钱够花觉够睡，守着丈夫孩子，田霞已经没有更多的奢求。

方世勋和田霞的矛盾是从他筹备电厂开始的，而两个人矛盾的激化却是在方世勋离开电厂，与方立伟创办电子仪器厂的时候。此后，哪怕是厂子遇到天大的灾难，方世勋都在田霞面前绝口不提，因为这一切都是他咎由自取。

此时此刻，方世勋无声地注视着田霞。他感到田霞确实变了，额头与眼角都有了细密的纹络，两颊也稍稍有些下垂，而且还蒙上了一层生

活沉淀下的风霜。这种表情足以拒他于千里之外，无论他有多么强烈的缓和关系的愿望。

“你又盘算啥呢？”田霞见他不吭气，便问道。

“没啥。事到如今我啥都不想说了，我说了我不想离婚，也没打算离婚。假如你执意要离的话，等过了这段时间。我明天一早就得坐火车去黄州要账去，那些货款再要不回来我们厂就完蛋了。至于财产，我啥都不要，我会把房产证拿回来的。”

“那不行，我就等着过完年呢。对我来说，早离早解脱，这种日子我是一天都过不下去了。”

方世勋没什么好说的了。他站起身走进北面的小卧室，将换洗的几件衣物随手塞进箱子里。他知道自己今晚如果在家也不能安生，不如现在就到火车站去。

“你干啥去？”田霞挡在了他的身前。

“我说了，去黄州。”

“那不行。你把这件事了了，爱上哪上哪。”

方世勋不说话，一把推开田霞，急匆匆地跨出门去，大踏步走了。

“方世勋，我知道你就会来这一手。我已经起诉到了法院，你就等着接传票吧！”

田霞的声音从身后追了上来……

## A4

一天下午，威尔电子仪器厂的大门外风驰电掣般地驶进一辆长安微型面包车。车上跳下一高一矮两个小伙子，脚一沾地便在院子里大声喊：“谁是方厂长，哪一个叫方立伟！”

正在厂长室结账的方立伟走出来，看着两个风风火火的年轻人，高声问道：“有啥事？”

“你就是方立伟？”高个儿男子冲上来，一把拉住方立伟的胳膊就往车上拽：“快快，出人命了！”

方立伟对这两个土匪似的男子顿生反感。他一把挣脱高个子的手，略带恼怒地问：“到底啥事？”



戴眼镜的小矮个子推开前边的高个子，喘了两口粗气，问：“你们厂有个叫方世勋的？”

“有啊，怎么啦？”

“这就对了。方世勋坐的大客车在回玉泉的国道上撞车了，伤了好几个旅客。方世勋的鼻孔耳朵一个劲往外冒血。他想见见你，再晚怕是见不着了……”

方世勋自从正月里出去讨债，至今还没回来。方立伟这两天心里总是慌慌的，右眼皮跳个不停，老觉得是个不祥之兆，没想到应在这上边了。他二话不说，冲进屋里拎了一件外衣就往外闯。

“快上车，说不定还来得及。”

方立伟想都没想，急急忙忙跨上汽车。面包车十分灵巧地在院子里打了一个弯儿，冲出大门，沿公路向玉泉方向驶去。

长安车驶过了飞虹桥，方立伟慌乱的心也慢慢定了下来。这时他才发现，来接他的不是两个人而是四个人。除了坐在前排座上的戴眼镜的矮个子和坐在身边的高个子外，还有一个光头司机，后排座上还坐着一个长满胡须的黑脸男子。

汽车飞也似的朝前疾驶着，道路两边的树木飞闪而过。

“方世勋在啥地方？”

司机旁边戴眼镜的矮个子一声不吭，坐在他身旁的高个子懒洋洋地说：“在路边。”

“既然出了这么大的事故，交警和救护车早该到了，现在恐怕在医院吧？”

这一回没人吭声，连身边的高个子都懒得搭理他了。

想想刚才这两个人心急如火的样子，方立伟忽然觉得不大对头，看样子是着了什么人的道。他突然一拍自己的脑门，大声说：“坏了。我看咱们还是赶紧返回去。我忘带钱了，这么严重的伤势没有几千块是住不了医院的。”

“……”

“你们听见没有？咱们得回去拿钱！”

方立伟的“计策”不可谓不高。他想用钱财诱这帮人返回厂里。然而，车里的人始终一言不发，光头司机加了一档，车速愈发快了。

“你们停车，快停车。”方立伟喊着，伸手就去拉车门。

“把他捆起来！”前排座上戴眼镜的矮个子掉过身来，一把按住方立伟的头，高个子和后排座上的黑脸男子一边一个别住方立伟的两只胳膊。黑脸男子从怀里掏出一根尼龙绳，手脚麻利地将方立伟捆了个结结实实。

“委屈你一下，一会儿就到地方了。”黑脸男子说着，又掏出一条二尺多长的黑布蒙住他的双眼。

高速行驶的汽车不停地颠簸着……

当方立伟被人扯去眼睛上的黑布时，发现自己置身在一个阴湿的菜窖里。他看到带他下来的那几个人陆续上去了。窖口一关，下面漆黑一片。

过了一会，窖口又打开了，一道强光射了进来，晃得方立伟眼前一团白雾。有几个人顺着窖口走下来，为首的一个耸肩缩脖，生着一副瘦长的马脸。那人径直走到方立伟跟前，粲然一笑，带着浓重的鼻音说：“你就是方厂长？我是马腰窝。”

“你们到底想干啥？快把我放了！”方立伟怒吼道。

马腰窝满不在乎地笑了笑：“不干啥。我们不过是帮债权人讨讨死账，挣俩提成糊口。你的账不多，也就十来万。我已派人通知了你们厂，但愿他们能早点把钱凑上，你也好早点出去。”

马腰窝背着手上去了，窖口咣地一关，下面又陷入黑暗之中。这时，窖顶上一盏昏黄的白炽灯亮了。当初随马腰窝下来的几个人依然站在原地。此时方立伟已经适应了窖里的光线，朦胧的灯光下，他看出就是车里绑架他的那几个人。

这不是一间普通的菜窖，它足有七八十平米大小，三米多高，很像一间建筑物的地下室。窖的西南角码着一片去冬的大白菜。窖的正中南北方向各栽着一根碗口粗的木桩，相距大约五六米远，两根木桩上架了一根横梁，让人很容易想到足球场的球门。他就被绑在北边的这个柱子上。南边……

他看到靠南边柱子的横梁上吊着一个人，一动不动，他还活着吗？

当初绑架他的戴眼镜的矮个子背着手走到那个吊着的人跟前，叹了